

四

書

按

稿

梁惠王

見梁章

徐敬紘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統王雜霸

君子小人皆一時勤破故大學一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呂晚村仁義貼在人心上說方是推本之論。但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者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之傳。其生平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

見梁節

按惠王有厚幣之招。則於禮有可答之義。廢於道有可行

之機。故孟子不遠千里而見之。惠王始見孟子。即以利吾國為問。他只曉得有吾。便沒有大夫士庶了。故孟子急以仁義規之。仁義原人性所固有。故亦有二字可味。除仁義更無可言。故曰而已矣。

此二句且只就理欲上著

王曰節 按此節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啓之。利之害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概言。此三句只承上沐歎以起下義字。後義先利。雖指下之心說。而其源實由於上之好利。

未有節 按本文仁義二字。雖指下之人說。却和本人主先務行未仁主於愛。莫切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尊君。不遺不濫。皆印仁義真切中一念。派出遺後二字。輕者見利在耶。祿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相照應二者字。正應大夫士庶說。

王亦節 按此總結上兩節。前節為擱截語。且含蓄說。此為實語。

在利害上分析出來。因此緊接仁義之效未說。故用前語倒轉。

沼上章。按此見人主當公其樂於民。指出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靈指出獨字。正不賢者不所以不能樂處。

沼上節。呂晚村下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有言也。賢者亦有。

此樂切正是顧字。神理玉之諱。王之愧俱從此看出。存純王意。賢者未必樂此而已。有慚於心。孟子不說賢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只說賢者而後樂此。見得樂非人主所禁。但者能享。與不能享耳。

詩云節。因勉錄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即。

營也。按許氏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

是民樂其樂。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壺池之樂偕民。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偕樂家。正是能樂處。

時日節 困勉錄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禁說註引此明云  
知亦當補在言外 按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  
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况此臺池鳥獸亦終  
至覆亡而不能保耶

盡心章 張考陵通章以盡心二字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  
之也有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務特民間之粟耳  
况不知檢不知發忍心極矣安得云盡耶孟子扶出源病源以動  
其不忍之良

盡心節 張考陵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事移粟比移  
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且見盡心處何也

二字見得人力無如之。便含罪歲意。

好戰節。存疑。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惜其民。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察鄰國無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是因其明通蔽處。

不違節。呂晚村當法制未備時。即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愛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不違三段。責歸君心。方是儒者至論。按農時。當兼四時農隙講。無憾二字最重。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林立。人心不至散泮。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

五亂節。困勉錄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

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法。按勿奪不違。無甚分別。其分別處在百訟之田四字耳。謹字有屏邪說。點具文意。申字與教字有別。當從序。序既興之後。人受序。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醒意。有激發意。有使之習熟意。有使之盡一意。不徒一番訓迪。上三可以字須重制法者身上看。

狗彘節 張彥陵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無罪。歲內便含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王道上已說盡。此節直打破後壁。扶出不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

顧安章 黃貞父此章提醒惠王。喫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二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顧安節 按此只舉上章末節意以申做之。欲行王道在先除虐政。

孟子恐王徂於故習。猶未知所為之病民至此極也。故以挺刃二端。先發其本心之明。庖有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歛。而厚歛自在其中。獸相食二句。承上率獸食人。推進一步。起下曰。為民父母。正見一體相關切處。

仲尼節。按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訊而元。不惟有媿於父母。且將派毒于苗裔。註腎字。正對象人象字。

晉國章。張彥陵通章以百里。可王司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仁字上。看彼奪其民時。句自見。

晉國節。按惠王急於報怨。孟子救於救民。蓋救民正所以自強。自強即報怨地字一頓。方字連下。讀曰。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



念躋方切仁政刑罰七句惟省薄二句君自制之以下皆民之所  
效然飲射讀法庠序學校之設亦必有以尊率之非徒任其自為  
而已也孟子曰脩其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數其字最  
可玩蓋此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徐思自得固有油  
然而動不知其然而然者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加行意

彼奪節三 按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上可使制挺  
言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勿疑是勿疑  
百里可王之言

襄王章 按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公早易為兩勞  
民易為仁意

襄王節二 按惡乎定蓋謂列國兵爭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定以  
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插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節四 按不嗜殺人邑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

世豈有嗜殺之理。人豈有嗜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構怨是也。嗜欲嗜提。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一為至一。

齊桓章。統說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莊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爭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兵構怨。以戕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節。朱子事者。管伯之爭。儒者未嘗講求。如桓文伯諸侯。匡天下。其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爭。儒者未嘗言也。

德何節。按德字輕者。只言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耳。不必云王道本於德。此實保民。且勿露心字。保有養。保意。舍下衣食。保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教育。保有保郵意。舍下山年死亡。保有保護意。舍

下與共構怨

若寡節 按胡齷一段。孟子只因不忍二字。便以之証保民。當以聞

字領起。方得轉述口氣。

有之節 按此所謂察識。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而後有以爲擴充之地。論擴充心上事。上及由心而達之事。俱可謂擴充。然此章以重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二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耳。蓋心與事不分兩項也。但此是預透通章之意。此處且勿露。附震川文。此心也。言乎遠而不禦。言乎迓而靜。正言乎天地之間。而倫以此齊家。則癡睡之風也。以此治國。則平章之化也。以此平天下。則和變之休也。舉明君於三代可也。此心也。際乎天。蟠乎地。散於鬼神。以此立政。則脩身之本也。以此制禮。則大禮之節也。以此作樂。則大樂之和也。

復斯世于唐虞可也。

王曰節。按然字。雙頂爻與不忍來。即字。譯即如夫子所言之意。首他答語。只求解脫個爻字。全不覓個不忍之心出來。

王無節。按是誠何心。并為爻為不忍。自家都不知了。我非爻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詞不是。直詞言我若非爻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正所謂是誠何心。且百姓謂我為爻也。翼註古人父

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

無傷節。按無傷句。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之心也。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札所妨礙。是為仁術。即知于仁。非以御行仁也。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只一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剛未見。不妨以代其死。只重在見牛上。說統云。易牛時。全不曾打點。若一打點。又有一個不忍出來。此說得活。虎是宰。

處。廚是烹。鬼庖廚之遠。君子知其生也。不知其死也。所以此吾心之殺機。而非以全殺也。張侗初雍訓。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殺觥。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殺觥。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至截發生處。自有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說個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只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訂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知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

王說節 按不得吾心。謂不明以小易大之故也。戚：即不忍殺觥。

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閒啓而聽取。又齊  
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  
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去保民而王天下。与  
易牛在無二法。

有復節 按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  
取為不用恩。正是獨何與之故。下文推恩推字是用中之次第。

不為節 姚元素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把老：切切與他說。聊  
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於  
心。而後可告以用力處。

老吾節 按此節是要王擴充正。答是心足王之寬。大意謂王道善  
易不遠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故通節只是一意反  
覆。又老吾老四句。意當承上不用恩。來謂保百姓惟在用恩而

恩之用則有序。老吾老以使人各老，其老幼吾幼以使人各幼，其幼即其序也。天下可運於掌，即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者，則老吾老四句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斯心即不忍之心。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故推恩二句是結首。四句意言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那不外一心之推。則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亦此心之所推也。能推則如此，不能則如彼。考之古人其功業所以大過桓文者，豈有他奇異處，只是所為必推，所推必善而已。知心之所加者即恩，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非有二也。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于玉意已盡，又把功不至于百姓處重詰之前，是詰其難易倒置之故，以下不能不為此是詰其先後倒置之故，以起下興兵構怨之

困地錄皆來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推序意都不難意言

備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以作一証故推思至而已知佛是結  
上語推思而印結者知老云印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即指文  
王說不是另尋一証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權然節

困勉錄上文既言独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却又說

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挑出倒置之故  
也又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發則欲其量度  
按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為  
甚者言一物不度失止一物若應物之心不度所施顛倒其失無  
窮故言之當度甚於物也非謂心之難度甚於物也王請度之是  
欲其自家稱量夫民与物孰重孰輕民仁与愛物當孰長孰短庶  
吾之權度不差施恩有序耳

抑王節二

按然後快於心句又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



所必有。但為欲所蔽耳。又註曰欲其以此而度之。非即上節之度也。蒙引云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求大欲。正是問桓文本意。

王之節。張房陵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玉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寔輕觀齊王口氣。蓋在廷之臣。不過順指氣使。供耳目口體之欲。可謂齊無人矣。

若是節。董思白那敢与楚戰。便見那有不自量之意。分明道着齊王倒轉便不是。按方千里者九。即是如聚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寔之不是。

今王節。按發政意重施仁字。輕根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之也。四欲字。正与大欲二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以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等心上說。至既能禦。亦說他嗜附。

吾儕節。徐敬緒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

訂王却笑而不言又道楚的玉即日吾悔不能進於是皆精神  
鼓舞慶亦一篇中之機闕也

無恒節 說疏此雖有士與民兩標不重民上言無恒產之樂至於  
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于犯刑此恒產之所以不可  
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忍之心

明君節 張考陵此節制字重者存區分按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  
下四句合者然見制產之妙按明君即上仁人行仁有術無隱  
不察是故明君明字正與上信字相稱即教也有安驅  
馴使意

今也節 按從教死不睹者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  
之產而立為厚歛之法以病民安得謂之恒產上善字虛此禮義  
字寫禮義要對上放辟邪侈說

王欲節 按此本字是指發政施仁之大者以為之本也。大土文云：天下之本夫豈一端而已。如欲不可以力爭也。於是存計焉。而欲王之反之。知其不在外也。仁政不可以虛願也。於是存計焉。而尤欲王之反之。知其不難也。

五畝節 張考陵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蚕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政。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

莊暴章 張考陵試觀常人之情。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不若與衆之甚。而况為民上者乎。故觀疾首蹙額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色喜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梯異而民情之向背。極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節 按何如之問。暴疑樂之有妨於治也。庶幾即可王意。湖

南講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今古有何不同。

可得節 翼註此節。且從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身上。與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二段不是問也。全是啓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震川又指事直陳。則王必身與其間。蔽于私意而難察。世容。遂論則王必其身。與事外。迎于人情。而可思轉移化導。

之機其在是乎

臣請節 樹上兩節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亦不論今樂  
如樂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甚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  
王之樂何補于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  
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又上兩節只言甚不甚未方勉齊王應  
轉齊其麼幾句

文王章 按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就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  
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大王節 張氏意當時王欲廣園左右必有借王事以遂之者文王  
豈崇園若此蓋亦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園耶此以芻蕘得往知  
之不可誤作聖園之園 按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其  
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

臣始節翼註設陷所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陟乃方四十里以四十里為圍、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陟、為容如此之大、兩宜字皆情理所必然者

交鄰章 按通章雖分智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在師重安天下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自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于己及為不仁不智了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足以濟以仁智之不及者也

交鄰節 胡氏大事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事大猶未足見其智必大國雖見優陵而事之之礼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 蒙引仁者忘其勢之在己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一忘一順察天畏天之分已在此湯

爭萬四句。是引証言。古人有行之者。今當取法也。

以大節二

按以大爭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畏。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敬畏。蓋樂天畏天。上文爭大事小。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按下節畏天之威。天字指上天言。此處兩天字。是指理言。保天下指小國受庇言。非群黎戴德之謂。保天下。保一國俱有寔效。寔爭不在此。氣象規模上說。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引詩只証保國而保天下在其中。

大哉二節

按敵一人當活。者蓋勇之大小。不爭所敵之多寡。即所敵者多亦豈不是小勇。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正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

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與下三節固是不碍也

王赫節二按此文王之勇也氣脉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之怒實得見侵阮不已則其害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過寡人而有以谷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武王亦然張考陵天降五句推上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詞焦漪園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當事小矣寡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誅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當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誅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節 李表一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除。依旧和好如初。吾不珍彼之祀。便是仁。吾得固吾之圍。便是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交隣之道也。

雪宮章 按大意在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民之樂句是一篇要領。前三節以同樂之效廣其志。旨意已盡。下不過引齊故事。欲玉納諫。以與民同樂也。其關係寔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上。

雪宮節 按賢者亦有句。是自誇其能待賢也。有字言賢者所宜受不為泰也。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節 呂晚村樂民之樂二句。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猶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媚茹之應。以天下即是。

上四句非民字外不推遠一層說天下也。張考陵祭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摹寫一既澤融浹的尤最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蓋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于天下此全是一團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玉。

昔者節 按述景公只是要他法先王遊觀之樂亦雪宮之屬哉。比先王便有及民之意晏子作對如巡狩述職等其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不在此省耕二句重上二字以此處重在觀故也。遊豫只是一意自巡狩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此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興日助自下被惠曰休觀夏諺所云安有不得而非其上者。又度非以遊豫者為令甲。

民既已既。日切不安。雖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一人之德意而欽承之也。仇滄柱春秋之省意。在通問民情。恐其失時而已。然補助施恩。以及杜兼併。絕侵漁。無不具備。可見先王立法之善。

今也節二。按。謬是誘。慝是怨。因其諛言而知其怨心也。方命虐民。言彼既方命以害民。而飲食之若流。又為小國之侯。憂也。泛流四句。不但釋其義。是他寔事。兩忘反。兩無厭。最重。

先王節二。按。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

景公節。按。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案所以名微角者。只取其切于民。切于事。意畜以言。好以心言。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切忠愛至意。欲致主于王道。誰能摠人主逆鱗。畜止其欲。是孟子借晏子來表己忠愛之意。正勸勤王心要。

明堂章。按。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

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誤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至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不可毀俱不論。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明堂節

按此王者只以位言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

朝諸侯爭者治岐節。須想文王仁心之流動充濶如此。呂晚村

先四者為四者尤窮。急不及待。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一時豈

能遽及。稍後却無及矣。如見王者用心。直是以天印處。附饒疏

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

善哉

四書疏。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

所謂公劉非好寶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無妨。

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俗也。好百姓之無怨

曠。按居者二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之能與民同。即在

其中點出內無二句則太玉好色之能與民同亦在其中

王之章按通章專為四境之不治而發然此句亦只是大槩令諷他不着宣玉身上

王之節三張考陵周禮卿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

為之長不能治士指刑罰夫宜說附名文錢作其中心之懶不

容自己也乃左之左之惟旋視以自解右之右之徒回顧以求安

難和知有可顧之形而內眷多疾不取直視孟子以為容耶不能

不假之以神知然猶慎孟子之說優及之也乃釋此不答而別舉

一事以開議論之端舍此不言而遽更其端以塞歲規之口雖未

必有當言之急而忠言逆耳將因其言而止之則不容不假之以

為言矣二比寫得齊王鬚屨如生

故國章張考陵此章要發故國係于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

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上下教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故國節。按兩個之謂。自國脉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

名也。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曰臣也。然臣  
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即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者二句不必  
擬昨日今日字面。只是謀進用便亡去耳。此正是無親臣親要。

吾何節。司馬溫公為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計橫生。而真偽相  
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存疑此不但自解。不知其止之失  
亦欲得真本。而用之以免印之弊意。

國君節。呂晚村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就心上說其所以慎  
者。正為難識也。慎便是識之。道此外別無知人之法。緊根識字  
立論。方是當時對副道理。存疑須先有不得已三字。有着落。然

後首如字明。如有人為我本不欲用他。此不得已也。却有人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今欲得其和審之又審。亦似本不欲用。逼于人而不得已用之。要首如字。早諭尊二句。不必說推原不得已之故。只言不能如不得已。若其勢必至於此。要模寫他欲進未進之際。預先訖較懲戒。如此玩將使二字可見。

左右節

呂晚村語意專似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党同作

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寔。故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為是也。兩個然後字。接連疊用。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也。李表一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為者。無如殺人。一冲三番四覆。毫不敢悞。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借影相形意。

如此節。按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若屈而民之意獲伸。方是父母為赤子。桀如惡之道。方可以歸結人心。增植國脉。以成國。玩然後可以四字。正見其當慎也。承上重用賢不重用刑。

湯放章。按此章深為殘賊之君做。不重曰湯武無弑君之事。家引仁就心上說。故註云滅天理。義就事上說。故註云傷敗彝倫。仁是天理根源。要賊仁賊天理。則大本虧滅了。義就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如手足損傷一般。天理猶未盡滅。故賊之罪重而殘之罪輕。

巨室章。高中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說言以譏下節。即不任賢。上見他不愛國也。難在為一喻。意實相承。上節重大本。本不重工師下節重玉人不重瑋玉。



巨室節 按幻字只是學之有素意。講學字緊功利之徒說。欲行

欲字要重講。有不肯自心意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委心從之。便是。曰姑舍。明知其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庶几早而易就。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節 說統愛國不如愛玉。是不節之皮。不節即如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脉貫通。則何以以字作故字者。

齊人章 按宣王志在取燕。故妄認五旬為天意。不知天意在人心。孟子不教也不取。只教他審民心之悅不悅。文武而設。正應他兩個或謂意最圓活。末節說勝燕取燕之民情。見得不是天意所在。正答他取之何如一問。

伐燕節 按五旬而舉亦未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之天。則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悅與不悅。非在既

取之後是未取時預先量度定他世引文武只做个証驗不必深  
為別印

萬衆節 按此節分明齊未得燕民之悅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他將有殺父兄等事了但方是始勝  
尚未有其事故比如字是假如之如即註中若字意

取之章 沈無回燕之亂生于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  
子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  
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畫待之策亦只有  
置君而後去之一策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  
之策相去千萬矣

取之節二 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吊民然此四字不平誅其君乃所  
以吊其民也不止不變此二句即在吊民中抽出身言其景象如此

重在湯師不獲上。怨与望只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上。信不在  
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私之念。天下信  
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

今燕師。擬若殺其父兄。若字作已然者。不可認作設詞。天下畏不  
是好畏。乃伺隙之心。此自平日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上見  
來。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是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  
也。未敢正答他。何以待之。一問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  
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  
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眾之可  
共謀以立君也。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即無及矣。  
意此是失却第一層。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章。按孟子因有司之死。而論其出亦反尔。其言致為痛切。然

其意所指亦豈特有司而已。昔末節徒有司推到君身上去。打動處全在君行仁政句。至于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着。

鄒與節

按鄒與魯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爾小戰有

司死者三十三人。則小民之肝腦塗地。不知凡幾。乃僅曰吾有司死務公。全不知有民知。又章內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無君及有司出爾反爾。若指怨一違言。夫民今而後得反。有欣幸意。有怨其反之晚意。

君行節

樹仁政。反指厚下之政言。不止是凶年之散財發粟。親上

指平時言。死長指臨時言。長上斷指有不無君說。

小國章

按滕文求事強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告以自強之策。

全憑理之在我。血脉只在與民死守上。是則可為。只說箇理之可為者在是。非云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論利害。

小國<sub>即</sub>

徐敬紉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

免於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對以是謀非我所能及。如是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即謙益于謀也。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效死是。君守死弗去是。民皆由平日仁政所感。

蔡薛章

淺說上章教以效死。內兼愛民意。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為

善意。一心為善。所以愛民。得民則守亦可。遷亦可。不得民則守不可。遷亦不可。熊伯甘曰。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時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當時必有甌脫地。疏薄人民。少為諸侯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

蔡薛章

四書脉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

州。婦再傳而大統集。以為太王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迫於

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圖存耳。

苟為節。按此節曲折委婉。要細審心體認。苟為善教句。是沁論道理。畢太王在內言太王避狄遷都。不忍殘民。以兩狄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于後。苟能如太王之為善。則以理而論。後世必有王者。然原君子為善之心。固不計及此也。如善在今日為業。善在後世為統。但念業即宜于鄧統。即宜於垂鄧垂。即我繼後之繼。苟不繼。君子亦不較。如而特盡知我之所為。且無害我之所為。可而已。若夫拮据戎馬之間。別起一方。以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助。非可逆料也。君如彼齊何哉。念國之所依者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無以遠圖。非為善無以得民。只有勉彊修德。行政幸而成功。則為可王之太王。即不成。亦不失為可繼之君子而已矣。呂晚村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不同。總歸于善。但盡本分。不求意外。而道自已舉。

正天德王道之極

竭力章。按此章設此二策。見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身存。固不失為創造之君。不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與亡。亦無負於有邦之責。兩策並陳。效死固是正策。即遷國亦豈空談。少康一成一旅之故事。可學。即衛文楚丘之事亦可效也。

竭力章。按事之六句。正太王緩敵之策。預定遷國于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鬼。想出攻守机樞。終抹倒南渡議。和諸臣屬著老而告之。謂願從者從。願留者留也。蓋太王固不忍棄之。亦不欲強之也。仁人之稱。兼平曰仁政。今日仁言二字。意從遷國側下。重在效死。所不待言。

君請節。按以勢論。若去之為便。以理論。又守之為是。捉聽他自為審度。二者竟平說。為妥讀。荆川先生文。便知倍解之謬。捉由眼孔。

不大之故

魯平章 王鳳洲此与公伯寮懇子路章同意。聖賢于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見小大之無能為也。正是徹制奸邪之意。

魯平節 按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閣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以為賢乎四句，說得賢者一無足取。禮義已是迂腐，但賢者尚賴有此，不是認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語。言中兼有輕侮訛笑意。

入見節 按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禮。不平末二句，見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禮。節宜之義，暗與臧倉所訛相對。

克告節 困勉錄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于臧倉固



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于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馬于臧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陳百玉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張考陵行止主道言兩或字就人言二句不平等止一邊。

當路章

翼註以齊王猶反手也。斷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

易王以時勢也。沈無回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王

齊者以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

德三年有

當路章

按先子所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兩孰

賢。都論人品。不是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

得無解於功業之卑。曾西不為。不可云我又賢於曾西。只說我與

曾西同一源淵。意言管仲以該婁子

以其節。按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始終

一齊人之見而已。下節以字。即承上兩以字說來。以字內大有作

為說出王字形得霸顯二字一此不值大意只重在能以上正谷猶不足為之問

若是即按德兼政教說大行即上治字意然後二字要味合文德之盛百年之久又必待繼後行方見其難非專承上句也又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是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侯夫輔故雖暴曹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皆反覆發明玉印何可當也一句以上伊以時言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此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澤之在上者又是以難也句只承上尺地言二句是以勢言須知此百里亦是商之地與民

齊人節 五 擬齊人節 借人言點出時勢今時：字。作今日看。包時勢。

言夏后殷周兩節。雖分勢與時。然玩下節一且字。文勢却是一直貫下。孔子節要從意脉上酌量。蓋均之言德。前以為難。此見其速。此只在時勢合看。離看討分。晚耳。劉克猷云。現商之立國。賢聖代有。積德六百年。然而我周父子曾不數十年。而有之以德若此。毋亦不已。太速乎。且畧時勢而論德矣。只此數語。題環已解。末節古之人。正指文王是。總結王齊之易辨。文王之難。而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便不着閑目矣。

不動章 王觀濤通章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吾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張考陵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

養氣為目。願學孔子為宗。

加齊節二

困勉錄當大任。只似平常應酬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悞。

是埋養氣根脚。疑惑是埋知言根脚。呂晚村四十以前有工夫。

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塊模基地已定。四十以往打磨。

煉愈精。按是不難者言不問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

是不難也。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

有道節 許白雲有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為主。孟舍以無。

懼為主。曾子以理直為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告子以真悍強。

制為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節 按此與下節不是實說。當中行事是迹。當時口氣極其形。

容話頭。北宮節宜從翼註說。一步進。一步肯不膚撓。為膚不被人。

之刺而撓。不是被刺了。仍然不撓也。下句亦然。思字管到不受萬。

梁句任一毫至小。捷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寬博至卑。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三句。正不受。萬乘之寔。惡聲二句。通管上寬博萬乘。言不但辱未必報。即言稍不善亦必報也。賽合註要。拳罵他。不勝意。蓋膚撓目。巡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受挫不刺非勝也。不受必刺。便是必勝。惡聲不及非勝也。必反便是必勝。

孟施節

按此節是想像他無事為却而代為口說如此。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話。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相反。末二句。又自解其視不勝。

勝猶勝之意

似曾節

按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似。未知孰賢。直

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自反者。臨時自反。其平甲而為也。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縮一造。說曾子守約盡全。

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便搖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為主。則是心中所見。與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及不搖的事物了。疑惑何由起。恐怯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独得其要。言外便見得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為準矣。

放問節 李表一告于初問用工。猶見有不得便猶動心。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知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之不動心。按存疑云。不得於言者。如言性而不達性之理。言事而不達事之理。此由心中義理不明。正宜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者。如應一事差失。或接一人差失。于心有所不安也。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正當更求其氣。今告子概曰。勿求一味撇開。不令撥亂吾胸臆。此明與老莊虛無相似。今較而言之。不求于氣者。

視之勿求於心者。稍為僅可。而亦豈通論哉。蓋氣非甚輕而可緩。擅神明之宰。而以率百體。志固氣之帥也。然故旋轉之務。而以接萬感。氣亦體之克也。夫志而曰帥。凡氣之以形用者。莫非志也。以今行者而志之。為志甚重也。志固至焉。然氣而曰克。凡志之以神用者。莫非氣之。以力加者。而氣之為氣。非輕已。氣即次焉。故有求不動心之源者。固必曰持其志。靜而存養之。惟密使清明之。不奪於攻取焉。可也。有求不動心之輔者。亦必曰無暴其氣。動而滿息之。有求使運旋之。不攔于遏抑可也。苟志而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內外遂已兩失。故知告于勿求。求之于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資。故知告于勿求于氣之說。亦妄也。非誠可也。

既曰節。按志壹則動。氣者為其不持志而無以內。直則志之專壹。



於念好憂懼間者常乘極而輕用其氣則氣乃于是乎動此則譬  
如剛愎之折失律于上并以撓敢于師徒乎也氣壹則動志者為  
其即持志而氣或無以方外斯氣之專壹于視聽言動者常竊權  
而逆驅其志而志專於是而動此則譬如驕悍之卒潰圍於下因  
致震驚于中軍也故志壹二句節宜專主不好一邊說玩一也字  
急帶下三句說

惡于節 按此處須勘得言與氣皆心而知與養即心之所以不動  
象為妙知言養氣是講明踐履之事告于靈從事于操持而無講  
明踐履之實功故孟子言我所以長於彼者在此至其根本則豈  
能離于持志哉故講知言養氣歸于窮理闢邪而又極探源本以  
涵養操持為先也

浩然節 焦澗園雜言不是真無可言學者須工夫到頭方外氣充

藩。方。識。得。此。氣。方。可。與。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之。也。

至大節

按註中體段二字猶云形像模樣非体用之體也。至大至

剛。是。狀。浩。然。之。本。体。要。本。源。頭。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主。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人。能。直。養。無。害。即。天。地。與。我。共。攝。於。一。氣。之。中。即。樂。外。于。天。地。之。間。者。亦。無。不。攝。于。一。氣。之。中。自。覺。高。厚。之。內。惟。吾。之。所。運。量。表。舒。而。無。處。可。以。限。我。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時。文。鄭。作。云。天。地。純。而。人。裸。天。地。之。間。有。純。裸。而。氣。之。賦。于。人。者。有。純。而。無。裸。又。云。吾。惟。全。其。純。為。者。而。天。地。亦。若。虛。其。位。以。聽。吾。氣。之。善。入。吾。惟。全。其。皆。純。為。者。而。天。地。之。間。亦。各。去。其。形。以。待。吾。氣。之。偏。統。此。馬。塞。字。妙。之。間。二。字。亦。有。着。落。

配義節 按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持中即上節耳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配是一滾出來意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全于騰魄之中到遇事時一觸之道義即能全休之氣以應之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平之氣以自之而道義遂見功于天地若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道義而餒蓋氣與道義同為吾身心以內而固存但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亦不能行即行時或得中而中間消沮氣象衰頹乃所謂餒也

是集節 按此節承上言養之既成正理固藉正氣而行養之方始氣也如由理直而得蓋是浩然之氣皆由平日用功有一事合義積而至於不使有為所不為故所不欲者而義於是乎集義集故不至仰為而愧俯為而怍以消沮乎一注不惴之神而氣乃不期

而自生此非可以一端一息之義而釀取其剛大也是何也天下  
容有可繫之氣吾人必無可繫之心。正則氣順必慎于心而後  
氣可充也。理得則心安必集于義而後心常慎也。若行有一端一  
息之不自慊而氣為其虧且屈則此至大至剛者且欲然靡然而  
無以充乎体也。由是觀之心即氣之帥義即心之制以吾心之義  
養吾体之氣豈求之在外者乎。今告子既不知義內則自不能集  
義以養氣矣。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于義我  
故曰以下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由於以義為外非辨義之  
內而非外也。

必有節 按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  
不動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着力也首四字是三  
句總綱勿正即緊根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心勿

忘二句。又述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充。則又但當如此。照註可從。宋人一段。只言助長之害。而舍正之意。宋人閉苗。即是正。掘之便是助。天下句。只借苗言氣。非復以苗言也。無益而舍。及助之長者。亦俱以氣言。

知言節 說統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然毫厘之辨。若不一從根源。要討個分曉。世必以為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李。其為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故。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知四書脈。故雖偏見。然猶依傍名理。及其偏溺既深。此是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胡氏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于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蔡氏上四句。是因外而

知其所以未下四句是即始而知其所究竟。深邪適皆起于誠陷。離窮皆由于蔽。四者各相因。一步深一步。

宰我節 按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閔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都兼有之。善言德行。不重善言。只重德行。玩既聖口氣。亦不是實話。只因孟子勇於自任。故借聖字翻局。持是警疑之詞。

曰忠節 呂晚村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趨。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見得仁智之体。有分毫未盡。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然則不厭不倦。不但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

昔者節 按一體具体。是借身體二字講。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威儀文學。得其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己。不是小可了。具体是具聖人全体。但未能變化無方。微字只輕帶說。大約丑意。俱作贊。

詞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婉。只不欲以此住足意。願學孔子已在  
言下。切勿聽諸賢。

伯夷節。按不同道。是言與已不同道也。就志行上說。此節且勿露  
孔子勝二子意。方不碍。若是班乎一問。四可以字。即天道之本然。  
見杖度之精智之事也。任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四則字。乃  
時中之妙用。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願學。依仇槍柱專就出  
處上說。依翼註。要与不動心相關。有未二說可兼。

班乎節。陸稼書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泛皆古聖人未後敢  
問其所以異。是徒願學孔子來。說既未有孔子。是說凡民中未  
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  
齊合註。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

講。

有同節 按上句論力量。註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為  
事之本。故曰根本。下二句論心術。註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  
心。以其為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敢問節 按敢問其所以異。是逆知民未奮句。是問孔子之所  
以異于夷尹者何也。

以子節 仇捨柱三賢知聖一節。濶一節。舉先舜。見孔子之異於帝

舉百王。見孔子異于王。說到生民以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  
王師相。俱不能及。按聖則不易。以德言。事功則有異。以無教言。

子貢節 按四箇其字。明。靈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述人及

說。包有孔子在內。末句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  
定其書。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也。

有若節 按三子所言。意旨各別。孟子脩列之。無非見其異于夷尹。



而表已願學意。豈惟民哉。句喚起。舍同類意。出類以並生言。拔萃  
以並靈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二句可平。亦可側。此就凡聖而言。  
末二句見得孔子併出乎凡聖之類。拔萃凡聖之萃。

以力章

按。下節只是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能不

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又何待大哉。說王說  
伯。忽然以孔子作比方。亦只明要發明。王不待大之意。行仁之德。  
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止。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  
孔子則併無待矣。全首亦只誦玉不待大。

以力節

按。以力假仁者。仁字連上。不可于者。字下一讀。此是說

仲淹推其所為。皆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假。則是教孫誣盜。  
知此。多在語意離合間。仁指事功。說德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  
德行王道也。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仁則章 張秀陵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机自人心之仁不

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豈全知  
及是時三字 呂晚村通章只寫聖人一改憂勤惕慮之意此是

周孔相傳心法所以治國家之道不外乎此後世人主只是般樂  
怠教与憂勤惕慮正相反究其所以然只看得侮字不着痛癢

仁則節 張秀陵仁與不仁就行事上言榮辱就國勢上言榮即人  
畏辱即人侮而則字便各含自求意

如惡節 按如惡之三字正借他只點羞惡之心去疎動他莫如字

直貫至政刑貴德尊士一耳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即是仕賢位  
能職便是尊國家之爭一日二日萬幾那得有關礙謂之閒暇者  
盖指無敵國外患而言耳

迨天節 按迨字正與及字應知道是知治國之道全要發出一段

惕憲憂勤。忠惠預防之意。能治其國家。亦是孔子語要。見得防于未然。意方與詩應。徐云。宴安靜好。萬物之所會。而有道之所畏。憂危惕厲。物情之所避。而天道之所居。此說最暢。

今國節

按上開暇。是明盛之間暇。其開暇可幸。此開暇。是叢勝之

閒暇。其閒暇可危。禍福句。總結上三節。以其防於未雨。而以保福。以其忌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說。此之謂。双頂詩書。

尊賢章

呂晚村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

行仁政。取仁政。固不止此。然王者規模大既已具。五節只說感泣。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是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尊賢節

按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駟之流。所謂尊使。亦非當

時黃金百鎰。綿繡千純之謂。王虛舟云。先王之于士也。建學明倫。

漸摩既久其養之皆有腹心手足之資。尊賢育才。選舉無方。其登之皆有先舜君民之用。又云與之共天位。與之食天祿。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共之。為天下得人而無所私于已。光明正大之意。人。二。所。共。見。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以。天。下。之。才。與。天。下。共。用。之。天。工。代。人。其。代。而。不。敢。與。之。以。輕。心。矜。慎。詳。審。之。表。又。人。二。所。共。仰。也。

市廛節 紫引市字與下閔字耕者廛字一樣讀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作活字者。按商賈惡其盛。則人供逐末。又惡其衰。則財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二句事說重不征。上總之法。是常行的廛。是因時的征。是決無的。閔市節 按素途所會之地立閔以限之。但譏察弄言弄服之人以

防奸究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

耕者節 按稅即履畝之稅 又上文兩屋字指屋稅言此節一屋

字指屋居言上是市屋此是民屋市屋以處商賈乃王宮後一區

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屋以處百工及遠來歸之民此在國都

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為九區王宮居中

前為朝後為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雜處其中故屋有不同而取屋

之法亦不同朱子云既賦其市地之屋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

概取屋稅也其實本文屋字例照上文耕市字只當作寔字看不

當作治字看

信能節 張考陵信能二字重看謂寔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

惟信可動人民字巴士農商旅邨之君父母位上五願字生來天

吏專以征伐言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人皆章 按大意為當時殘虐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

此註市乞之民不可則其  
屋字同乃以市之生  
非左右三區之民屋也  
則和就市中交易七日  
為就市中居文并日  
非種云先生謀我二  
王汝市在亦

人皆有不足人之心。末二節申說人當師先王以克不足人之心。重在擴充上。語類人皆自和氣中生出。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日和氣中生。所以有不足人之心。說皆有不足。便見殘忍刻薄。乃吾生而本無。

人皆節。張彥陵曰。人則無古今。而我日皆那無彼此。异同日有。則非本無加益。

先王節。按此節只是見心之無外意。步。要見得人皆有。意方為得。音有一斯字。何等快便。震川云。仁者之心。王者之政。通体用於一原。此最見精義。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意。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能行。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衆人與聖人交接處。孟子就上人指出。示人。壹語最急。震川云。是非聖人之能張之也。

心之体本如其大也是非聖人之能蓋之也心之体本如其全也。既如此。知本節只是指點全體。非稱量事功。因勉錄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即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

所謂節。按乍見二字。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內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了。

由是節。按惻隱羞惡等。多是即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裡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裡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於自然處見之。須知惻隱羞惡等。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箇心。非人也。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

仁之節。湖南講指為仁義禮智之端者。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端倪見端。

可知委定有個全体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在內

人之節 審合註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重在自賊。遣謂其君二句帶者。翼註四体不但喻人之必有正見不容缺。一若缺一便不成人。故緊接人不當諉于不能意。

凡有節 按此節知字最重。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不當察識。察識其端又在知字前。苟能充是承上面知擴充上充字帶知皆擴充。只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此充字說是充滿此心之量了。保四海兼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禮無不敬。智無不明言。

天人章 按此章見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末節重在己字內。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內志正而外侷耳。

矢人節 翼註是首節是砥礪才。尔矜之意。蓋觀矢函正區非人品。



有高下。而心之慈惠損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術字承上推廣言之。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者。

里仁節

按里仁節只言仁道之大。而為不可不為。至下節方論到

緊辱。然總為莫如為仁。張本註得之最先。字。猶云第一件也。不是先後之先。張考陵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吳因之

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

仁者節 翼註射者始而正已。既而求之已。皆由已不由人之意。由

已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已所自擇。人莫之禦。

子路章 按此章總論聖賢取善之誠。則同而分量自異。隨文叙去

而優者自見。由禹取人以成人。見得由禹已是

大了。舜又有一種不同處。不可駭由禹。

子路節 按過在于路。亦知負氣一往之誤。豈有人所不可知者。乃

子路或不自知而人已先言則欣然承之而幸其改之可以速至所告之人亦非必先生長者之妙蓋必大有裨益于子路乃子路不惟其人而惟其過之聞也則歡然納之而幸其過之可以補高聞節 按善言亦豈必盡如臯陶之昌言而自高聞之真心喜愛而降体以受則其行之勇決不待言矣

大舜節

吳因之大抵由尚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尚多了

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其便是大小之別 劉存善

與人同是太之實蓋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体不做在己的亦不

做在人的乃人我公共之理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

分別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 姚承菴舍己取善亦是旁人

看聖人見其如如若聖人与善為一方忘乎其役也安知其舍忘

乎其舍也人安知其取 稼書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

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

自耕節 晚村樂取句在上。推論意在下。本節雖舉舉生乎又無實

跡可指只是上下過渡語

取諸節 按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且屬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莫大難而上大字相應。一是說取人之知。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于第三節大字內即兼與人為善意。

伯夷章 姚元素夷以世不足興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黜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者務識孔孟濟時行道心之始得。陳伯玉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乃所以發明願學之意。

伯夷節 按此節一步緊一步逼出個隘字。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

言暫也。不立深于不事，不言深于不友，知人冠不正，未為甚惡，而必去。至於辭命之善，無稍少禮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原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蓋視之為非君，即之為惡人之朝，等之為塗炭之兔也。

柳下節 按此節一步寬一步逼出個不恭字。不羞六句相連者，惟有不羞不早之心，故即遭遺佚亦不怨，愾必以道，即是不隱。知二句反正相足。遺佚根必以道來，厄窮又遺佚後事，由與偕教句。雖概自蒙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早，不怨不愾，正是此意。

君子節 按隘與不恭，即清和而見非清和之流弊至此也。其病甚輕微，亦甚重大。說得輕微方切夷惠，說得重大方見君子所以不如此之故。又由夷惠之行以之矯末俗，則有餘以之進中庸，則不足。故曰輕微由夷之隘，或至忿激以成其和，由惠之不恭，或至狎

侮而喪其德。故曰重。大惟以民胞物與之量。禱矣之隘。以戒慎。恐  
俱之心。禱惠之不。恭斯得之矣。

天時章 陳氏當時用兵者止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以得人心為  
本。故發此論。人心得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  
本末具舉如此。

天時節 按此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而不  
如。供在用兵時較量。且靈說。疊下重人和上。

三里節 按此申天時不如地利。以攻者。脆之全在環而攻之上。見  
環攻句。須觀入曠日持久意。

城非節 按此申地利不如人和。以守者。聽之全在委而去之上。見  
兵草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必兼言之。方成  
個完全可守之圖。

故曰節。固勉錄此節是言人和。末節是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呂晚村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亡者非弛閹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說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不是推原人和之在於得道也。

以天節。按天下順之不是民歸。只是人心悅服意。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云以我為天下之所順。以彼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克矣。此正在人和上。兵之要見得彼難有天時地利亦無足恃意。

將朝章。吳因之通章是托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名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朱註孟子之于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旨。按通章詞若激烈。然其自重處都是敬。玉不是傲。玉重

故將大有為二句

將朝節三 按如就見如字。作敬字者為妄。出帛在明明則疾之非真。可知帛於大夫之家全重在因臣儆君上。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者在昔者有王命二句。若趨造于朝及請必無師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

景丑節 按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故不得已三字。非逼于所要。只緣孟子本意為仲子權辭所礙。無由儆悟齊王耳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內則二句重君臣遠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遠。非充辭不敢陳。是下之人不敢。楊桓之不敢召。此是上之人不敢。正是君臣主敬處。

否非節二 按引禮重不供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仁義富貴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說不但僅。相當而已。是或一道。不是疑詞。

寔作自重之道者。輔世長民。在事功上說。附時文王作性德。能  
以其身為仁義。凡取無非有。殺無不辜。生平之節。已有以大服于  
當時。而及其履藉。居高乃以蓋。其正育必無苟且功名之歎。性德  
能以君為先。舜凡有善必陳。有邪必閉。威望之重。已足制于一  
人。而及其施仁發政。從以躋于勳華。必無偏安補苴之治。吳因  
之景。五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之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  
當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不待言矣。此要正好得管師意。出若非  
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独不可召乎。

故將節 呂晚村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為之君。其  
所謀即王道仁政。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礼爭之。  
非畧脫儀節以示契密。為英雄作用也。吳因之其尊德二句。雖  
說賢者自重。意仍端重在賢君身上。言尊樂不是賢士。猶以君為



不足有為而不肯求。君烏得驕傲而不就見乎。

故湯節

張彥陵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把學做第一件。而以

委任繼之也。

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說。徐

岩泉孟子既引了成湯與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已地步。至此却又別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

敢陳于王前之意。

前日章

按此章見辭受一當于理。問答俱為齊發。

前日節

按陳臻之問專為不受齊餽而借安薛形之。疑其不與宋

薛同受也。皆是不可說皆是義。蓋惟其皆造於義。故得為皆是。若

臻只執是非。不見有義字。有速行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故可受。

兩辭曰。反不甚重。

若於節。說叢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

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墮小人之計。知不可不知。存  
疑似貨與人。而曰貨之者。貨本死字。今却作活字看。按貨取是  
被籠絡之謂。人取貨而反為貨。取猶貪。貪餘而反為解。取也。

平陸章 張彥陵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同一機軸。提醒他。使臣不  
諉罪于君。不諉罪于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平陸節 張考陵前二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  
諷齊王。直欲其行興廢之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已  
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悔過之寬。孟子望齊之意。孤矣。呂晚村反  
之一法。先塞其避罪之路。視其死視字。則直扶其隱情罪案也。

子之章 齊合註上二節。蚘龜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  
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  
聽命于官。守道進退聽命于道。

子之五節

按聖丘

非辭命居卑所以為蚘蠹為字只是別人爭據在

自己身上見得極閒極冷尚且如此何至自為而独不然豈知賓

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孟子於齊畢竟是去但寬得些子不比有

官守言責者終不得合下便休

為御章 按孟子之待王驪與孔子之待陽貨同一家法與之同使

不惡也不與言嚴也反字中兼往字意

為御章 摠既曰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曾行事二字是未

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意夫既二句是托言勿作呆

定語蓋縱使不治孟子亦不與言也

自齊章 按當時屋教盛行世風趨薄木若以美隱然有惜物儉親

之意孟子舉其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于心句最重悅字校

字總形容箇盡心須段一破他本美之執

自齊節三 摠止於燕。勿作觀望者。只是四顧。丘墓不能遽前。意人心  
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何為一字。要說得分曉。言為無財耶。為  
不得耶。恍即是盡心。古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言。獨字際對  
皆字。

且此節二 摠且字是發語詞。不是更端語。於人心句。言人皆欲盡此  
心。而吾獨不以此為悅乎。对人而言。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末節  
是反言以結上文。

沈同章 張彥陵外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殺受。是不奉天命。齊  
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  
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  
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最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章 摠有仕于此。謂有出仕者于此也。齊非伐燕之人。一切亦

要活看。假使齊如湯武。則齊便天吏了。安在非伐燕之人哉。孟子以伐燕為可。即孔子討陳桓意。但不是這樣伐耳。

燕人章。翼註此章意有兩層。前三節是論周公處。見齊王之慚。無可自解。末節帶上過字來言。今古之處過亦不同。見陳賈為君曲解之非。賽合註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在。不智。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不智。賈以齊當時取燕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公叔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

燕人節。揭王之慚於孟子。此正其愧心之萌。賈乃為之避其惡。以周公來比。不知公而叔。係兄弟至親。便有不吝逆料其畔心。勝是天理人情所宜有者。若齊而燕。非有兄弟之親也。隱、照見周公之過。與齊不同。又安得援周公為解。上節言智仁處。步。要端重。智上下有過。亦指不智言。

且古節。翼註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為之辭。如此者。方與下面閃照有情。致臣章。翼註肯二節。婉卷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挹時子。見守道之義。既統大旨。重市和二字。齊王留之。詞與要之。法全無好賢實意。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師弟。間有市心笑。故孟子詳以利之一字曉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

論

致臣節二。四書脈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極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經見來。

他日節三。按我欲二字。貫三句。三句中。以養弟子句。為主。知時子必因

陳子以告孟子者。以陳子為弟子。故其言之易入。而早圖之也。因

猶托也。然是然其留行之言。非許其說之是。惡知句意雖指道不行。却又難于顯言。故把不可留一段。置之不論。只借他萬鍾一句言之。俱是對借人話頭。

季孫節 按辭王之意。上文已盡。此下只發明欲富二字。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壑斷得此而兼彼。其為利一也。故引之。又壑是崗。斷：絕也。謂崗壑之絕高。靈也。使已使字。是君使之也。不作如使者。蒙引說非是。又使：字是叔疑使之。

古之節 翼註子叔疑其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困勉錄孟子之于梁也。始見即斥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必自表其無欲利之意。其于利一字嚴哉。

宿畫章 張秀陵通章重。在無玉命上。

宿畫章 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于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未留。

孟子方可留也。張秀陵看泄柳申詳三句。要者得好。非謂二子

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為耳。丘月林一則名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按二段重子思一邊，有下便見。

子為節。陸稼書繆公本自能留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不待有人為之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容許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礼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滯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遭耳。

尹士章。按尹士訊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又孟子滿腔心事，蓋在王猶足用為善數句。

尹士節。三。審合註。尹士之訛為其三宿而訊，雖或言不昧或言于澤。



不遑即辭曰未齊之失以形今日滯滯之失 張考陵者千里見  
王是予所欲即迹涉滯滯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  
心誠不思速去敢以滯滯為媿

三宿節

按此承上不得已明未出畫時心事速字正反他滯滯之

意下三句正解滯滯意改是改其功利之習用是用孟子之王道  
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小大夫亦不  
要首低了亦是要好君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躬所以過激君子  
心乎天下連自家滯滯之迹都不計較

士誠節

翼註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畫言此以識言畧異 按干

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汲之本心三宿出畫予日望之皆憐之

餘意

充虞章

翼註通章重此一時句章內憂世樂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生來憂者憂名世之不用樂者樂名世之不終窮然意重在憂  
此一邊

充實節 按孟子不豫原非怨尤充實悞認不豫為怨尤耳引君子  
為言亦是寬解語不是諷詞 漢貞菴彼一時此一時非謂前日  
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為君  
子修身者言之凡有不得于天不合于人者只反求之而已而今  
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于此而決止一身之事吾安得不為吾  
道悲乎然此亦憂時之感原非有所怨尤也 又須知不怨不尤  
是聖賢一知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知擔當時分彼此亦姑就  
充實所見言之原非兩時事

五百節 呂晚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  
者同時而聞道先之故曰先之其間蓋王者所從學而後臣之者

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亦何損名世之實。

由周節 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事其數。指五百過矣，指七百餘時，可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繼戰爭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着想方合。

夫天節 按夫天未散句，根上時可來，舍我其誰。從上句看，下重遇合不重抱負，方不涉矜誇。困勉錄註聖賢憂世之志三句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

仕而章 按次節明不受祿之由，末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總是發明不受祿之意。

仕而節 翼註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過至第三節止用，但

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去齊又何故哉。張彥陵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為他羈縻也。沈無回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不肯去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家法。

滕文公

滕文章

困勉錄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為然堯舜可

為意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鬲三人之言者所以發明道一也。翼註以性善為主。前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寔其人。後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節

按滕南與楚隣。苟有爭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西

南行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如是。反亦如是。不憚其假道於宋之勞。則其賢可知。麟士謂非迂遠外不通地理之論也。

孟子節 按孟子言性為學術治功之本領方不是迂談 張考陵

道性善與得堯舜二句正相表裡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即做到唐虞事業不曾在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以此性人以此善即人：充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充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世子節 按世子復來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得他疑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拜下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處說道一便是說由一非有二也 陳潛室當時學聖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間是說者非惟不信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性信而已能有所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

成觀節 按此節總為世子失道一之無疑只引証三段不下一指

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觀之言為景公發。勿悞吾我字是自道。夫只作人字看。畏從疑未。是不敢擔當意。舜何人。言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予何人。言我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樓疑上着加有敢作敢為氣象。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

今滕節

翼註

恐世子以弱小自諉。既歌勳之又拔書以激發之。善

國。蓋先善其身。因推之以善其民。陶成美俗。便是善國。為字重省。乃勵精以圖意。摘訓厥疾不瘳。且只比不足去惡意。為善意尚稍在淺。為善國又在為善之淺。蓋既不足以去惡。則不能善。而善國亦然。不可為。故再加為善字。方可搭到善國上去。註最精細。姚承菴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提是我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克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

即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

定公章 吳因之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入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世子志于喪禮全存性善克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仍不出性善克舜之旨

定公三節 按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懈予心曰即勉而一毫外求於人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着世子身上說盡心在盡禮故引曾子四句以起下喪禮不可不盡意三年之喪句重齊疏二句皆在三章內此三句正告世子處

反命節 因勉錄志言先祧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祧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休先祖的口



謂先祖教人之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

他日節 按父兄百官皆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報故又以不可他求打動他恐是世子自恐其格于衆議而不能盡心于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礼意。孔子曰半節雖是言上行下效。然与他處不同。他處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百官之沮喪禮也。只因他良心汨沒。世子自盡其心之哀而彼之心動。知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禮矣。玩註亦是主哀說。但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

是誠節 按前三年之喪三句重一礼字。孔子曰云。重一哀字。故反命而足為三年復古礼也。五月居廬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礼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

無負于性善堯舜之說矣。又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桃心之盡處  
人：快滿此正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足者也。如止云喪禮久  
廢復行人心悅服者，猶粗。

為國章 徐敬絃通章大意，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  
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界收到百姓親睦，提見助法之善。  
若以養與教對說，則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百君子對說，則失  
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張彥陵通章  
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又行  
助之寔用處。

為國節 按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并田學校通章都  
是民事。即國事只緣人君親為二事，緩不為計，故民失其所而國  
非其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為民事，非謂民自緩不得。蘇紫

漢七月之詩周公歆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  
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爭君所味嘆而因  
維者此此民爭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  
急其爭意却輕

民之節 徐敬緒焉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他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  
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個根本着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  
不施以自行了 按此節正申民爭不可緩之故民之為道猶云  
民之為民也道字輕者

賢君節 仇澹柱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愛物言故朱註承恭  
儉到下二句各加則能以三字便見當作兩層者凡將禮義二字  
項作恭儉之實者與註不合禮下包世祿圭田等項取民有制包  
下貢助野國等項

陽貨節 張孝陵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節 蒙引五十七百節是制常產貢助徹是取民之制但言

貢助徹則已該制產之義故此節只重取民有制上 呂晚村三

代校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

同是什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教法之异本

是理勢不得不变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民易號以新耳目也 朱

子三代田制漸增則田間疆界都無更改恐無是理陳氏徐氏有

說焉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高而浸廣周而大備

徐氏謂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用廣故校田之制隨時而

加 蔡氏謂徹者二句不徒辭其義要主聖王精意上說見徹何

等公溥助何簡便欲取民者奉為良法以起下行助張存

龍子節 翼註龍子曰三節摠見得助法之當行 按貢法不善乃

當時行舊法之弊非高貴之舊宗歲非寡取只是拘于常數凶年非加賦只是必欲滿其常數為民父母以下年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益未轉于溝壑承得貸未盼一然連着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盼也

世祿節 張彥陵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吳因之滕行世祿夏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便謂厚君子蓋必以公田所養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氏無制以給之者耳

兩我節 按此節只是明助之莫善非殷周田制考也引詩只為公田二字以証周亦助明文王作云見於詩則知周之有公田矣現於公田則知周之用助矣觀周之用助則益知助法之善矣向使助法而不善也同人豈輕墮夫苟簡之規使周人而不用助也詩人

又安道其見聞之所不及哉奈之何滕萇之行也此結由一俱徹  
陸稼書雖周亦助講家云二法名異實同竊所未安愚意周雖  
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靈亦有行助之靈且助之靈  
也奸民智力而情于公徹之弊也桀吏行私而濫于民故二法並  
存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故詩有公田之名

設為節 按此見行助靈後便有可設教首句提起庠者三句申其  
義夏曰四句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有國學意皆所以  
三句申言學校關係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人倫明於上只是  
明之以教人非人主躬行也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係而不可解  
如此以視無恒產而放僻邪侈者何如而要之今于恒產之立此  
民爭之所以不可緩也 按凡鄉立序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党近  
於民故主于尚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于國故摠乎德行道藝

而以教為義州則自黨而升將賓于鄉故脩于禮樂容節而以射  
為義夏之時鄉為之置校而已殷之則莫不有序焉周人党序以  
徧而鄉則立序自古迄今其制浸廣者然也

王者節 按上節言勢下節言理總是多方勉之使不安于晚近不  
阻於卑弱也言王者師見王道之粹而可師以歆動之言新子之  
因見天命亦有可歸之漸言有斟酌

畢戰節 按仁政即指井地言界是溝塗封植之界經界者謂取其  
界而經之也臧介人云經其水道剛小以深經其畿道雖廣以平  
下至園廬桑柘之屬亦必行疇手畫而重明其禁又云經我近郊  
限以溝遂經我縣都城以成周細至漆林瀉鹵之區亦必巡方布  
算而畫一其塗此發得最精切不均不平雖分貽田與賦但不均  
領着不正不平領着不均語意相承穀祿即田賦中撥其穀以為

祿也汙吏是貪官非祿吏制祿承分田來重分田上

夫勝節 四書家訓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

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節 按此節正答井田之間請字貫下二節九一以田之區數

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九一而助者謂商之法以井為主則九者

形之自定因其形之九而以一自與俾民為之代耕也什一自賦

者夏之法以畝為主則什者數之大全約其什之入而以一奉上

俾民之為輸納也野所以用助法者以野無城廓之限園廛之間

其地皆可以井自當以九夫之法為大常推之四井為邑四邑為

邨四邨為甸凡行助者視此矣國所以使自賦者以國有城都之

限園廛之間其地勢難以井難井則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積

之而十夫為溝十溝有洫十洫有澮凡使自賦者視此矣什一自



不是初滕行貢此乃以貢而濟助之窮也但此處都有經界正經  
界就在這裡正 呂晚村此二句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徹法故下  
箇請字周助亦并田九一但公田欽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  
貢法貢只是十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個什一字助法善必當  
復貢之名必不可復故下箇自賦字

鄉以節二 按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出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  
分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徒節 按此節承上來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  
又有以善民信也鄉字不可作鄉遂之鄉首猶言一方耳鄉田同

井句是一節之綱百姓親睦句即就上三句中首出不是效驗  
方里節 按此是經界要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  
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文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  
中富有別野人之意也

此其節 按此字統承夫仁政以下說大略依註對詳細者不對潤  
澤省講潤澤句當云蝦使古法詳明猶不可不潤澤况其大略乎  
賽合註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此則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  
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

神農節 張彥陵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至亦不用于耕耳  
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及矣是責陳相之倍  
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  
中復逐段分領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

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到並耕之說次改至而暇耕于歲  
是言充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改至不用于耕截是言充舜所  
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改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  
師從並耕生耒而末改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適而闢之不得並重  
神農節 按許行所言皆是神農之道見神農在二帝三王之上則  
已之學亦出于孟子之上概欲以是疎動人聽耳曰衣褐見不用  
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  
寓於衣食之間

陳良節 按叙陳相与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耒已伏後罪他兄  
弟倍師一業既為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與衣褐食力  
之人已有相入之机故見許行而大悅

陳相節 按並耕是与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並耕二句串說以並

耕作主食字牽連鑿瑣作過接而又以兼治民事作展

許子節 掘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踵孟子非不知許

子種粟但以此開辯問之端取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  
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以粟易械器節則搃承上節說來另作  
一說 又自織之與當承衣褐冠素說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定

是白色

以粟節 吳因之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來言自織自為  
有害于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云：厲農夫哉且先  
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為  
之句出而因以獨可耕且句闕到並耕之非要之闕並耕亦以見  
膝君之非厲民自養也前後搃一意

然則節「四書家訓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

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在其中 四書

賦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  
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濟于人立綱陳紀以治人彼勞  
力者不過奏令守法見治于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  
治於人者非無所濟于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  
王食於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先節 蒙引五穀句摠承禽獸草木言而偏人二句又承五穀來  
相承說下 按先獨憂之二句是堯勞心而擇相舜使並以下是  
舜勞心而擇群有司九河濟漯是北條之水汝漢淮泗是南條之  
水滄是合衆水以厚其力排是東水使不他適以分其力此二句  
如潘李馴之以水刷沙是也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八  
年二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意若多引幹蠱忠君等語只是

好看話耳與題旨何涉

后稷節 按命授一跌接上中國可得而食句起以引起使契一段  
種曰稼歛曰耨后稷教民耕耨收穫高下早晚之宜也父子五印  
正教以人倫之賢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但重教上親義  
序別信皆有謂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  
之之方則何如哉故勳所命乃施教之方也堯來是勸善匡直是  
德惡輔翼德上四項說振德：字屬在上者說即教民之德意也  
振之只是無倦意思如此二字德頂上來言洪水方平又憂五穀  
五穀方熟又有人倫命日命益禹命明日命稷契那有工夫去並

耕

堯以節 按此節只是承上起下之詞曰舜曰禹皋陶只承上禹益  
稷契來曰不得只起下得人意此處惟註中非夢：而度之急先

務二句為本文正解至下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而休  
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以鮮明堯以不得舜二  
句意

分人節 按分人教人亦是為天下故此三字不重只重在得人為  
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聖大賢未易識拔者  
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只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  
得人之尤難耳故只應虛說不專指堯舜為天下得人雖亦是說  
不專堯指堯舜

孔子節 困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  
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觀：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  
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 四書家訓  
用心就指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那憂字說

吾聞節 按孟子青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並耕不可學也前後  
只是一意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要見陳良不  
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于名教耳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  
此句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

昔者節 徐岩泉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  
濯以江漢無一毫污濁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搃是一疵不  
存萬理昭著明淨故曰皦乎不可尚此是承結語 按本文原  
不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德言濯而  
必兼以暴者正恐欲去而理猶未昭外醇而中犹未實也

今也節 二 按非先王之道言本非先王之道不作非誇解吾聞節只  
就烏言而正意則補在言外下喬木而入幽谷是言去高明而就  
卑暗也



魯頌節 按昔者孔子節應上仲尼此節應上周公末以亦為不善  
及結局可知此五節只是說他及得不好耳非有別意

市價節 張步陵曰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  
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  
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通節以市價不貳為主此不特  
為許行置辨且見已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

夫物節 按許行始托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別  
不可以相兼雜為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  
能以同價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也相  
率為僞正反國中僞無之說思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僞上見得  
獨言屨者緣許行捆屨故就其所明者而通之

墨者章 按人以本生愛困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

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解墨者愛無差等之說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札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批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閎健

墨者節二 按我且直之且字對未遽見者與子莫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之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思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節 按若保赤子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施由親

始句云施由親始則略有親疎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云施由親始亦施其無差等者耳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 朱子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于父母無血氣者本于根莖皆出手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于一故愛亦主于一

蓋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自其分之親踈遠  
近而愛殊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仁民以至于愛物而無不各  
得其所也今夷之謂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  
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  
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何止二本且千萬本也 審合  
註且天之生物且字跟上未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  
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  
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為道耳如達一本之說  
則其用愛必有兼矣

上世節 四書脉上天之生物三句是從人生之始說起以天理明  
一本之義此節是從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故按此  
則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 按

墨氏以禮為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曉之見禮之非強作也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思復往過低初即此便見天性之切非為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泚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

憮然節 按憮然為間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命之笑須要摹寫恍然悔悟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若直說教我云：便不得憮然光景

陳代章 按通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孟子詳言已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為也齊景節告以不可枉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內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必不可為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以守言且子二

可言柱者必不利以理言

陳代節 按小以僅、自守言從下王伯形來今一見內便有不待

招意而以字俱指孟子把負言宜若句是代解志之意

齊景節 按此節引虞人只別發不待招而往句以破他今一見之

意未及枉尺且尋之非志士二句寃說不指定虞人而贊義人意

自寓兩不忘活者是據了死不顧利害非必定要死

且夫節 按此節提出利字極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枉

尋直尺如大壞名節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

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

昔者節 按不失其馳驅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強可權

請以伸道也引竟不重此且亦不得高者王良竟如孟子自此只

將王良與簡子騷奚諸人寫得相去無多然且如此而况其不為

王良者乎

御者節 按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原無直之直理且枉已即能直人於理義尚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則利之不當言益明矣直人如伊尹之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之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從彼、字指諸侯言

景春章 按孟子之斥儀衍全在以順為正句儀衍所持在權勢必以順竊之孟子所持在道德独以正持之

景春節 四書脉一觸其怒即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惧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爭戰禍息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為大丈夫正為此也

是為節 翼註引禮只重女子上以順為正是孟子解禮之言但就

女子說言外補出儀行 呂晚村妾婦而脚道也儀行而亦如妾婦之脚此道也故妾婦而脚或有合於大丈夫儀行而亦如妾婦之脚必見恥于妾婦

廣居節 擬仁義禮俱是本心而達于事者然分言之則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大道字作路字看下独行其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居天下之廣居五句是其道德功名不淫等是其氣節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出便是偽丈夫與民由之難說是與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 四書家訓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置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雄壯不可磨滅處

周霄節 呂晚村急仕難仕兩意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

解此意故將急仕層出翻駁誘令孟子深入被孟子點出一道字  
便如神龍蜿蜒不可捉摸須知急仕難仕本是一意宵自打作兩  
極耳

周宵節

合註出疆就是夫位之初不可認作三月後爭惟其三月

無君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贄庶不至于三月無君矣無君  
只指先有位而後夫位言見已仕夫位尚且皇，而弔則未仕者  
豈不為見用國也 張步陵諸侯耕助二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  
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  
解禮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非君子之急於士專為祭也孟子  
特引禮文証失祭之足弔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  
亦字最字可味 按仕亦不止為親弔亦不止為祭既道不行乃  
至不可為人為子則此心益切耳



出疆節 掘宵問總出疆便戴幘亦是急於仕了前問同意士之仕也二句且靈說豈為句先言農夫正意補在後 合註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弔載賞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古之人孟子自寓

彭更節 按通章從明士有功而當食意重有人於此數句後特因其適詞而反覆以折之只要歸到食功上

激車節 按激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寔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柳

揚重舜適泰猶通分也 又於此有人為句極重此人是不思置

于秋之緒於時良時盛之遠然而欲挽一錢之傳于若存若沒之

莫據者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

指孝弟而言守有闢邪衛正意守正即所以為待也 按何以其

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于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

之毀危畫墁非故意為此乃拙工所致其初本欲求食何以蒙之  
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非食志二句歸結上文末須照註  
找選正意

宋小章 体註摠見同一用兵也用以除暴為王用以爭衡則為伯

宋原只欲伯不曾欲王孟子不與他分辯只極言王政無敵而引  
湯之弔民武之取殘作行王政實證至未歸到不行王政本旨便  
已了然 四書脉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勿以末節為望宋行

王政

宋小章

按此行王政在征伐上說遺牛羊及往耕不重湯之爭草

葛所以正葛之罪而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羊節全要  
發童子無罪故行暴雲以殺之、意有童子以黍而餉重在体君  
之心說匹夫匹婦或專指童子父母或不專指童子父母俱說得

去

湯始節 按上曰為匹夫匹婦復仇此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吊民皆  
湯行王政震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有伐節 張彥陵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官而不為周臣者著其荼  
毒士女之罪見我周興師之由 按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曰綏  
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震故四海之內皆  
望武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太誓節 按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句所以証上取其殘之說於湯  
有光言武王吊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不行王政  
云尔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那小字

不勝章 按此章大意只要他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非說其為  
君州為無益也

不勝節

按首節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並重下文一薛居州見專

且不能何況於久在王所而段還是泛論其理到一薛居州三句  
方歸責到不勝身上長指老成幼指新進

不見章

按此重不見諸侯古者不為臣不見句是一章骨子干木

節言其過曾子節言其不及陽貨節言其中當依註作三平首雖  
上下文勢相承却不得節外生枝

不見節

按且之間暗指孟子見是往見古對今遊士言是昏已甚

勿太駭二于見士必過如此之君則不見方為已甚大夫有賜於  
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當是時是孟子斷其可見

曾子節

按此節總收到不見上二段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

權勢者一則側媚一是強合俱極形容其醜態以發士人羞惡之  
心病是深憐之非所知是深惡之所養指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

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章

張彥陵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

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節

按以草槩為主勿以興利並說復什一者草履畝之稅以

仁農去閭市之征者草為暴之害以仁商何如亦自謂更張有漸

意孟子下箇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

做時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曰以

待來年無論未必已也即果已其如目前非義何

好辨章

按不得已三字是六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二句又是不得

已而好辨之由中間歷叙治亂昔者節方就上文總首結歸重在

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末只公其責于人自重

好辨節

按不得已已在維持世道上見故下緊接天下說天下之生

久矣如云自有生以來非一日矣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靈其變而坐視之將無以撥亂為治而天下之生類盡絕矣存疑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如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爭未脩是未嘗無人爭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

兩節

按為巢為窟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

云所謂警予者即此則其為害之大可知使禹是舜承堯命以使禹也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來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妄流言以見當日禹功之大險阻二句本軀蛇龍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二段但當以治水為主而蛇龍帶言勿本首

附胡文酌天地之盈而佐之以虛者其勢不得不分掘地者固所以分之也酌天地之虛而佐之以盈者其勢不得不合注之海者固所以合之也分別相當而止合則相守而固矣

堯舜節 按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良是不明不行首三句為一頓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尚未有邪說暴行也暴行指在下者言壞宮室四句又為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園圃之害尚未有禽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澆風相扇世道日汚而詖淫邪道之說遊俠悖亂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園圃汙池則沛澤多而獸禽至矣人害物害以漸而深也然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益熾而禽獸且傷人矣故曰大亂

周公節 按誅紂作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倖五十國是紂之党作三平看誅紂至五十國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但驅而

遠之者此聖人並生之意天下大悅其無人物之害也引詩言  
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總是說上  
文戡亂之功

世表節 按曰微則聖道之所存者無幾且不止于哀矣道微世便  
衰不平邪說暴行有作與上又作不同彼從暴君代作說來此從  
周公一治說來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作一種行權通變的  
說話此便是邪說

孔子節 摘訓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三句  
何也正以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懼作春秋然其作也豈  
得已哉春秋為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知必皆知我之人夫子  
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  
有大不得已于此者矣



聖王節 摠禽獸也。以上是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為害之大。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蒙士橫議，蒙士句是通節之綱，議橫與孟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不息，不著，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是邪說二句，即申解上二句，非深一層語，充是徧滿塞，是妨害率是楊墨率人中之歎，以食人之心也。人將相食，與上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者與上文誣民不同，誣是誣民，惑此由誣民而推其害之至此也。

吾為節 按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道。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作于上，須云說使不為之，距與放而使二字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而作于其心矣。作心字為害事，害政皆本心。

未聖人復起二句見聖人決不以吾言為無益之辯也與養氣章不同

昔者節二 按此是結語為下承三聖句立案替者對下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叙引詩不重周公只重楊墨之當膺見已亦不得不膺意

我亦節 張考陵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之禍亂都在人心中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要拔除得盡 困物錄亦欲二字從三聖末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既入行必從而設矣設行既行于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 吳因之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息之距之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

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而放淫詞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說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說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明矣

能言節 說叢言當此之時能立言以距楊墨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憐：屬望于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此節只是公其責於人

匡章章 說統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蕪亦不責他廢毋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所可為耳  
廉士節<sub>二</sub> 按於陵是蕪其君三日下是蕪其食將字或作遲回不違取說尤妙於齊國之士三句是欲抑先揚法則明後可縱然如得明末亦於世何補而況乎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節<sub>兩</sub> 按夫蚓節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不可混但合義

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以易之也  
也只以食言必補出居未方為完足

世家節

兩擬世家節是全是敘事勿斷制仲子他日之歸固是思念

其母或不忘其兄亦未可知不宜偏說是觀之內也固是訛他亦  
有感悟他意末節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  
其不可行也